

讀首陽齋藏〈舌簋〉小記（草稿）

Some notes regarding the She Gui in the Shouyang Studio collection

張光裕 Cheung Kwong Yue

當我第一次看到〈舌簋〉，映入眼簾是典雅和帶幾分翠綠的鏽色，器身飾斜格乳丁紋，口沿下環飾曲嘴長尾鳥形十二只，兩兩相對，繞著口緣緊靠掛列，這樣設計的紋飾是過去少見的，觸手所及的實物，又是端莊凝重。器內底鑄銘僅一「舌」字。心裡暗自慶幸，又能目驗一件上好的商晚青銅器。稍為可惜的是，該器經除鏽後，原器色澤頓顯暗淡，但這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事。

除了「舌」簋，我同時也看到同坑出土的其他銅器，包括大口尊、罍、鼎、爵、戈等。其後在傳世著錄中也找到不少「舌」器，本來打算把資料收集妥當，寫一篇討論「舌」氏族的論文，但是，苗利娟在〈舌族地理蠡測〉一文¹中基本上已將我想做的部分工作做了，雖然還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本文暫時不打算予以評析，現在只從資料補白的角度，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首先是將我曾目驗或知悉的私家所藏商晚「舌」器集錄，並配合相關資料作一些補充說明。

1. 舌簋，一字，（首陽吉金目錄 N0.16 ）
2. 舌大口尊，一字，（台北樂從堂藏，未著錄）
3. 舌扁足鼎，一字，（同上）
4. 舌圓鼎，一字，（首陽吉金目錄 No.16，插圖一，浙江省私家收藏）
5. 舌罍，一字，（台北樂從堂藏，未著錄）
6. 舌觚一，一字，（鏤空），（香港私家收藏，未著錄）
7. 舌觚二，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8. 舌爵一，一字，（台北樂從堂藏，未著錄）
9. 舌爵二，一字，（日本不言堂藏，見《中國青銅器清賞》12 著錄）

¹ 苗利娟：〈舌族地理蠡測〉，《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2期。

10. 舌爵三（素面），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1. 亞韋舌爵一，三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2. 舌戈一，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3. 舌戈二，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4. 舌戈三，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5. 舌戈四，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6. 舌戈五，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7. 舌戈六，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8. 舌戈七，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9. 舌戈八，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20. 舌青銅鏿，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至於 2006 年 7 至 9 月在河南滎陽小胡村商晚墓地出土帶「舌」銘的青銅器，包括鼎、卣、爵、觚等約 20 餘件，苗利娟在他的文章裡已經提及²，本文暫不重加引述。

從上列舌器可見，「舌」單獨出現時，應屬氏族稱號，傳世及出土記錄中的「舌」器並不太多，但是自從 2006 年小胡村「舌」族銅器出土以及最近所見私家收藏，大量「舌」器相繼冒出，其數目已增至七十件左右，足使我們對「舌」氏族在商周時期的地位和歷史價值作重新評估。

1. 「舌」與其他氏族銘文的組合

甲骨文有「𠄎」、「𠄏」、「𠄐」等形，于省吾先生首揭為「舌」字。甲文中除用口舌字外，又用為人名及祭名，今所見金文「舌」形與甲文相當，故著錄中讀為「舌」，當可認許。至於間有學者因舌、言字形相近，並從古音作解，以為舌

² 《2006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國家文物局主編，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50-54。苗文收錄了 27 件，並在文中稱「滎陽廣武小胡村舌族墓地材料尚未全部公布，暫不統計在內」。2006 年 7 至 9 月在河南滎陽小胡村商晚墓地出土帶「舌」銘的青銅器，包括鼎、卣、爵、觚等約 20 餘件，有關材料見胡文引述。

之上古音在月部，言在元部，故陽入對轉，其音可通。論証既不足，所涉問題亦較為空泛，暫時不予討論。

反而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亞韋舌爵〉的出現，經查對「亞韋舌」合署的爵銘共四件，經過比較分析，「亞韋舌」三字的組合，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不同氏族徽飾的合署，可以使人意識到他們之間的關係，例如聯婚或聯盟，或許正是借助兩者或以上的結合，來確保或擴大氏族間的實力。倘若加上銅器的出土地望、時代、特徵，對氏族所處地域、活動範圍，甚至遷徙情況都會有一定的了解。三十年前，巴納博士（Dr. Noel Barnard）曾發表〈研究金文族徽的一種新方法及其重要成果〉³，文中曾經指出，將相關材料經過系統研究，可以看出「在同一墓區各個墓葬所出有銘銅器上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 一、同一墓中（某些「王」墓除外）如果有兩件以上有銘青銅器皿，則同一個族徽往往重複出現。
- 二、當族徽重複出現於同一墓葬所出的兩件或兩件以上有銘青銅器上時，雖然間中或許能夠看出其結構方面有些變化，但一般都有相同的結構。
- 三、當族徽重複出現於不同墓葬所出有銘銅器相同銘文中（或作為一個組合的一部分）時，往往可以看出其結構細節上的變化。這種變化大多數不是形成一種縮簡的形態，就是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所引起。
- 四、將一、二座或二座以上墓葬中重複出現的族徽作一比較，可以更好地了解單個符號的含意，這些符號單獨出現時是含意不明的。」

如果朝著這些線索根尋，「將會對族徽的作用和功能獲得切實的認識」，而且「可以看出那些很有可能具有特殊意義之間的相互聯系。」基於上述的認知理

³ 見《古文字研究》，第九輯，中華書局，1984年。

念，便可以利用同用及遞用的條例，把出現在不同器物，而彼此同見於一完整銘文的不同氏族，互相聯繫起來，比見這些氏族之間的關係。三十幾年過去了，巴納先生理想中的工作還未能完全實現，但是金文研究工作者，卻紛紛提出了他們對氏族徽號的看法⁴，本文便不再重複細說了。

2. 從〈亞韋舌爵〉談「亞」及「韋」

首先，「亞」、「韋」、「舌」的組合在過去的金文著錄中是鮮有出現的。今所見除上引第 11. 器〈亞韋舌爵〉一之外，猶有

〈亞韋舌爵〉二（2006 年河南滎陽小胡村出土）

〈舌韋亞爵〉(H16) 三（1993 年鄭州黃河大觀出土）

「亞韋舌」三字所處位置互異，但卻不影響我們對這個組合的探討。而且「亞」形置前或後應無分別。商晚周初帶「亞」形的銘文，大別有兩類：一是「亞」形與其他銘文分書；一是「亞」中帶銘。

《尚書·牧誓》：「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詩經·載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鬲簋〉：「諸侯大亞」

〈取彝〉：「辛巳，王畷多亞」

唐蘭先生曾據文獻與金文的對比，認為金文「亞」中帶銘者，「亞」當為官

⁴ 例如：

1. 朱鳳翰：〈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複合氏名〉，《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 3 期。
2. 朱鳳翰：〈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3. 袁國華：〈商周族氏徽研究〉，《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94 年。
4. 張懋榕：〈試論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獨特的表現形式〉，《2008 年》
5.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族號研究〉，《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02 年。
6. 曹建敦：〈甲金文中所見族、地名合證〉，《鄭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5 年》。
7. 劉曉暉：〈商周銘文族徽研究〉，《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07 年。
8. 路國權：〈“複合族氏”銘文研究的新視角〉，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0.10.15













職之屬。至於「亞」中所見銘文，蓋為氏族徽號或國名的標誌。然「亞」形中內署與官職及氏族等相關名號，如「亞」形中「冊」、「魚」、「翼」、「醜」等外，亦往往內置父祖輩名諱，如「父乙」、「父丁」或「辛」者。亦有學者將「亞」形與商代大墓墓道形構相比附，意謂凡署「亞」形者必有崇高之身份地位者，要之，「亞」形代表意義為何，雖然未有定說，但綜觀凡帶「亞」形銘文銅器，當時應該有一定的身份與地位。故今所見「舌」器與「亞」形合署，「舌」之身份地位自然不低。

「韋」在金文中作為氏族或人名者，極為鮮見。傳世有

A 〈舌亞韋爵〉(《集成》14.8788)

B 〈韋作父丁鼎〉(《集成》4.2120)

A 器舊著錄或引作〈告亞韋爵〉，主要是因舌字頂端歧出處不見於拓本，而與告字相似，但與甲骨文所見作「𠄎」、「𠄎」、「𠄎」等形又有所分別，再者，金文「告」字從不加點，黃河大觀新出〈舌韋亞爵〉(H16)所見「舌」字亦有同樣現象，經與其他舌器比較審視，該字仍應是「舌」字。(此外集成 14.8522 〈告父戊爵〉的「告」字也加了兩點，同樣可能不讀作「告」字。)但是再細審 A、B 二器銘文，所見「韋」字與上引〈亞韋舌爵〉三器的「韋」字構形是有分別的。〈舌亞韋爵〉的「韋」缺下半「止」形，疑因範鑄不顯所致；經與〈亞韋舌爵〉三器參校，爵銘仍應讀為「舌亞韋」三字，若然，「亞」、「韋」、「舌」的組合便可多一參考實例。

至於 B 器〈韋作父丁鼎〉的「」，中間不从「口」而从「市」。从口的「韋」，主要是來自「」、「」等形的演變，學者間大多認同與「圍」義相關，而「圍」義更因「圍」字而保存下來。固然亦有部分學者因有「 (爵文)」形，故不排除「」、「」有保衛之意。但綜觀从「市」的「」的發展與从口的「韋」則頗有歧異。它的出現可在西周早中期金文中大部分的「衛」和「 市」等字中看到。「衛」在字義上有保衛之意，而西周早中期金文「衛」字皆不書作从「口」的「韋」，「韋」形多从「市」作或从「方」形作，从帶口「韋」之「衛」至西周晚期的「 (鬲攸比鼎)」、「 〈司寇梁父壺〉」才及見。而

「𠄎 市回黃」等用語中的「𠄎」字，所從之「韋」則「口」「市」二形互作，如「𠄎（趨簋）」、「𠄎（柞鐘）」便互不相同。「𠄎（衛簋）」是「韠」類的雀色皮革保護用物，故「衛」「市」所從「韋」形可以採用用「市」形以表意。因此有理由相信「韋」「𠄎」二字在結構和本質上有所不同，故當論及與「舌」「韋」有關的資料時，便要將〈韋作父丁彝〉小心處理，或者直接予以排除。

要之，從「亞」、「韋」、「舌」的組合以及眾多「舌」器的出現，尤其是華麗精美的大口尊、罍、簋、爵及鉞等器物的使用，沒有相當的身份和地位是不上的。「舌」無疑是商晚時期河南地區的一大氏族，而部分銘文冠以「亞」形，更突顯其身份和地位。至於「韋」的身份，有可能是「舌」族中一位人物，也有可能是另一氏族的名號，倘若是後者，「舌」「韋」兩者合署，便不排除他們存在聯姻或結盟的關係。

2. 〈毛田舌卣〉銘的啟示

〈毛田舌卣〉蓋器各 3 字（《集成》 10.5019-1、2），安陽古物保存會舊藏（《賸稿》），傳聞河南省安陽市薛莊出土（《賸稿》）。從卣銘得見「毛」「田」「舌」三者的組合。「舌」氏器物已先前述，「田」在商代晚期之稱名，多用為氏族徽號，如〈田爵〉（《集成》 14.7770），〈田父甲爵〉（《集成》 14.8368），〈田父甲罍〉（《集成》 14.9205），又多與「告」組合，如〈告田觶〉（《集成》 12.6191），〈父乙告田卣〉（《集成》 10.5347），至西周早期，「田告」或「告田」組合更是多見，如〈田告父丁卣〉（《集成》 10.5273），〈告田祖乙簋〉（《集成》 6.3711）等。「毛」形在商周金文中則極為鮮見，因此〈毛田舌卣〉中的「毛」究竟是人名或氏族，實在難以論定。今經查考，商晚期的「田」器多出於山東和河南，例如田父辛鼎（《集成》 01642）、田父甲簋（《集成》 6.3142）、田父甲卣（《集成》 10.4903）及田父甲爵（《集成》 14.8368）等器於 1918 年同出山東長青，而妣田干罍（《集成》 12.9227）出於河南安陽市薛家莊，田觚（《集成》 NA0109）、田辛爵（《集成》 NA0110）於 1991 年同出於河南安陽后崗，另有田戈三器（《集成》 12.10738、12.10739、12.10740）及田鉞（《集成》 12.11735）亦傳出於河南安陽市，結合〈毛田舌卣〉

傳出河南省安陽市薛莊，而大量商代「舌」器更是河南地區出土，這些資料帶出的訊息，在在說明在商代晚期「舌」「田」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河南和山東兩地，今從貞銘所見，「舌」「田」二氏的關係又是極為密切，他們在當時結合的勢力實在是不容忽視。

至於上述〈亞韋舌爵〉的「韋」，究竟應視為人名抑或氏族名號，也可藉著〈毛田舌貞〉銘中「舌」「田」的性質和關係的比對，增強了「韋」是商代晚期眾多氏族裡其中一支的推論。

3. 餘論

過去不少學者引用金文材料時，往往對非科學發掘出土器物存有戒心，甚至望而卻步，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事。但是只要我們提高鑑別和識別的能力，復加小心求証，無疑是可消除這種疑慮的。就以“首陽吉金”為例，當中並沒有任何一件藏品是符合科學發掘的標準，但是他的學術價值和收藏價值絲毫未減。借助首陽齋藏器的啟示，今後我們對私家收藏的價值判斷，必須先行檢視自我的識別能力，廣搜旁証，客觀估量，不必過度懷疑，導致是非顛倒，甚至因噎廢食。我們深信，經過小心討論認証，不少被忽略的非經正式發掘的文物，還是可以作出正面評估和肯定的。

**

本文純屬草稿，所涉資料及內容，請暫勿引用。

附錄：商周「舌」器知見目

A 商晚“舌”器

一、河南荥陽小胡村晚商貴族墓地出土帶“舌”銘青銅器二十餘件，包括

舌四足卣 1 字 M28:4

亞韋舌爵 3 字 M22:7

舌爵 1 字 M30:5

鼎 1 字

觚 1 字

戈 1 字等

二、傳安陽出土七件

1. 舌方鼎 1 字（集成 3.1220）

河南省安陽市出土（通考）

現藏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美術陳列館（《美集錄》）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issouri, USA

2. 舌扁足鼎 1 字（集成 3.1221）

河南省安陽市出土（傳）

【鄴二】上 4, 【薩克勒（1987）】451 頁 Fig81.1

3. 舌卣一 蓋器各 1 字（集成 10.4768-1、2）

河南省安陽市附近出土（傳）

現藏日本東京根津美術館

【總集】5039, 【青山莊】15, 【彙編】9.1730

4. 田舌毛卣（毛田舌卣）蓋器各 3 字（集成 10.5019-1、2）

河南省安陽市薛莊出土（臚稿）

安陽古物保存會舊藏（臚稿）

5. 舌 x 戊觚（集成 12.7161）

河南省安陽市（傳）

榮厚舊藏

【總集】5987 三代 14.22.7, 【鄴二】上 22, 【冠罍】中 10

6. 舌爵一 1 字（集成 13.7501）

河南省安陽市（傳）

安陽古物保存會舊藏。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總集】3281, 【鄴二】上28, 【賸稿】41

7. 舌亞韋爵 3字 (集成 14.8788)

河南省安陽市出土 (傳)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三、鄭州黃河大觀出土三件

1. 舌鼎 (H15) 1字

2. 舌韋亞爵 (H16) 3字

3. 舌戈 (H49) 1字

四、新見私家藏器

1. 舌簋, 一字, (首陽吉金目錄 N0.16)

2. 舌大口尊, 一字, (台北樂從堂藏, 未著錄)

3. 舌扁足鼎, 一字, (同上)

4. 舌圓鼎, 一字, (首陽吉金目錄 No.16, 插圖一, 浙江省私家收藏)

5. 舌罍, 一字, (台北樂從堂藏, 未著錄)

6. 舌觚一, 一字, (鏤空), (香港私家收藏, 未著錄)

7. 舌觚二,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8. 舌爵一, 一字, (台北樂從堂藏, 未著錄)

9. 舌爵二, 一字, (日本不言堂藏, 見《中國青銅器清賞》12 著錄)

10. 舌爵三 (素面),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1. 亞韋舌爵一, 三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2. 舌戈一,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3. 舌戈二,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4. 舌戈三,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5. 舌戈四,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6. 舌戈五,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7. 舌戈六, 一字, (私家收藏, 未著錄)

18. 舌戈七，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19. 舌戈八，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20. 舌青銅鐘，一字，(私家收藏，未著錄)

五、其他著錄

1. 父舌觚 2 字 現藏德國科倫東亞藝術博物館 (《新收》1849)
2. 舌鑊 1 字 (集成 0376)
美國舊金山岡普氏
【中國圖符】3
3. 舌卣二 1 字 (集成 10.4767)
現藏美國烏士特美術博物館
Worcester Art Museum,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USA
【尊古】2.10, 【中國圖符】68, 【倫敦】12.199
【美集錄】R1, 【三代補】1, 【薩克勒(1987)】
470 頁 Fig87.3, 【薩克勒(1990)】77 頁 Fig103

B 西周“舌”器

- 1 舌父己簋 3 字 安陽薛家莊出土 (集成 6.3197) 現藏浙江省博物館
- 2 舌父己鼎 3 字 (集成 3.1616)
【總集】0397, 【三代】2.25.4
- 3 舌父乙尊 3 字 1984, 河南鶴壁市鹿樓御辛村出土, 收集品 (集成 11.5616)
- 4 舌父乙觶 3 字 1984, 河南鶴壁市鹿樓御辛村出土, 收集品
【王文強:〈鶴壁市辛村出土幾件西周青銅器〉,
《中原文物》, 1986 年, 第 1 期。】
- 5 卩舌作父丁卣 7 字, 1999-2000 河南鄭州高新區重陽街西洼劉遺址出土
- 6 卩舌作父丁尊 7 字, 1999-2000 河南鄭州高新區重陽街西洼劉遺址出土
- 7 卣鼎(舌臣鼎) 3 字 (集成 3.1959)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8 舌作妣丁爵一 4 字 (集成 14.8978)

【錄遺】475

9 舌作妣丁爵二 4 字 (集成 14.8979)

【總集】4120, 【錄遺】474

10 舌仲作父丁觶 8 字 現藏大英博物館 (集成 12.6494)

【西清】9.9, 【猷氏】23 頁圖 25, 【三代補】691

主要引用書目：

- 1 《首陽吉金》，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8 年
- 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國主義劫掠我國青銅器集錄》，1963 年
-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 年
- 4 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中華書局，1993 年
- 5 容庚《金文編》第四版，
- 6 周法高、李孝定《金文詁林附錄》，香港中文大學，1977 年
- 7 巴納、張光裕《中日歐美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
- 8 鍾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
- 9 《鄭州青銅器》，香港出版社，2001 年
- 10 樋口隆康、林巳奈夫監修：不言堂坂本五郎《中國青銅器清賞》，日本經濟新聞社，2002 年
- 11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6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7 年